

暴動成因分析和政府未來工作



焦點評論
顧敏康

佔領立法會事件發生後，科大校長史維向全校師生發信，指在立法會大樓發生的事件，令人痛心及傷感。他認為，要面對當下的挑戰，就應該要討論問題的根源。史維校長想探討的問題根源或成因是什麼呢？他沒有進一步說明，只是建議致力促成對話。通過對話也許能夠了解問題的根源，不過，在一年輕人被「反中」、「違法違義」洗腦和過於偏執的情況下，估計對話只能成為他們進一步攻擊政府的平台。港大張翔校長剛譴責「破壞性行動」，該校學生會就發聲明抗議，將「破壞性行動」美化成示威者以武力進入立法會，要求政府回應訴求云云。科技大學和中文大學學生會均無理拒絕林鄭特首的閉門對話會。可見，要對話也不是現在，而是應該在嚴懲罪犯、以正視聽之後。

外國勢力圖破壞「一國兩制」

反對派雖然不敢說佔領立法會的行為不是暴力，但他們不僅不譴責暴力犯罪，反而故意轉移視線，將暴力犯罪的起因說成是政府的「制度暴力」。事實上，政府修訂《逃犯條例》具有正當性和必要性，也符合國際普遍做法的。但是，反對派先將政府的修例污名化，煽動那些連修訂內容都不甚了了的年輕人暴力示威，然後倒果為因，將《逃犯條例》修訂說成是暴力犯罪的根源，實在是「倒打一耙」。如果政府實施所謂的「制

度暴力」，則《蘋果日報》和黎智英早就「拉人封艇」了；如果是「制度暴力」，則反對派早就沒有了市場。即使林鄭特首為修例引發爭議而道歉，那也不足以說明是「制度暴力」，更何況爭議是因為反對派的誤導而引起的。

反對派捏造「制度暴力」還有更深層次的目的，反修例只不過是藉口罷了，其真正的目的是為中美貿易戰中的美國政府添加談判籌碼，為發動「顏色革命」和破壞「一國兩制」。道理很簡單，如果動亂嚴重到要啟動《基本法》第18條的「緊急狀態」，則「一國兩制」也就難以為繼了。反對派希望看到「一國兩制」失敗，為兩岸統一添煩添亂，但這顯然是廣大香港民眾不願意看到的結局。

的確，香港貧富懸殊，樓價高漲，幸福指數下降，但這絕非年輕人感覺前途無望的理由。雖然香港經濟增長緩慢，但不等於沒有機會。年輕人還未走上社會，就幻想着與他人一樣擁有好的工作和一套房子，否則就感到前途無望，這是說不過去的。再說，只要擁抱祖國，在粵港澳大灣區更可以發現無限機遇，所謂前途無望也不過是一種「懶惰」的心態而已。

急需落實國民教育

香港眼前最急切需要的，是國民教育，而不是「無效對話」。現在越來越多人覺得香港教育界是一個嚴重失敗，更直接一點說，就是香港回歸以來未能真正落實國民教育，再加上有些媒體每日灌輸扭曲資訊，幾乎耽誤了一代人。不少年輕人幾乎沒有國家觀念，只有狹隘的地域觀念，

比較容易接受「港獨」思想，在反對派的挑動下，特別容易成為反對派的「炮灰」。全國政協副主席、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日前與部分傳媒高層開「吹風會」時，把時局現況歸咎於他任內推行的通識科，是令年輕人「出問題」的主因，更把通識科形容為「失敗」。這說明董先生真正領悟到了年輕人暴力犯罪的根源所在，這個問題不解決，年輕人還會盲目走上街頭。

當然，人們在討論暴動犯罪的成因時，也必然會指出外國勢力介入，也可能有黑社會分子乘機搗亂。董先生還指出，7月1日佔領立法會事件中部分衝擊者「手法專業」，他認為警方必須徹查背後受到什麼人指使，將他們繩之於法。這應該是指團夥犯罪的首腦或組織者，年輕人犯罪當然離不開這些人的教唆和指揮，也是原因之一。

未落實國民教育是主因，可能是國教科已擱置，如何恢復是本屆政府必須考慮的議題。林鄭特首在未來三年內仍然會推出一些重大議題，尤其是民生議題。但政府一定要汲取教訓，認真做好諮詢工作和ABC預案，防止偏頗。

有建制派代表指「政府未來數年不會處理涉及與內地相關議題」。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香港如此重要，難道未來數年就不處理了？也有建制派代表建議在「831框架外討論重啟政改」，認為重啟政改可紓解紛爭。這種建議也是值得商榷的。筆者同意這樣一種說法，即香港經歷一連串事件後，中央對待香港政改會更加慎重和堅持底線，現在重啟政改（尤其是「831框架」外）只會令特區陷入更深政治爭拗，未必能夠取得好效果。

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

教育者必須有風骨 勿向「黃衛兵」低頭

致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教授：

對於7月1日發生的衝擊佔領立法會暴行，閣下僅在7月3日發表一則短短百多字的譴責聲明，結果竟招惹鋪天蓋地的文革式批鬥：「民主牆」貼字嘲之、學生會發帖罵之、網上聯署譴責，乃至到校長室外貼字辱罵、與媒體裏應外合攻擊等等……眼見母校淪為政治角力的場所，我等舊生莫不感到心痛、焦慮與擔憂，惟寄望張校長堅持教育者的三項原則，萬勿向「黃衛兵」低頭！

一、為學之基礎，須教學生明辨是非。但從學生會發出的聲明可見，他們竟然把您譴責暴力這麼理所當然的事情，視為「向政權獻媚」的行為，證明這班「學生領袖」連明辨是非的基本能力都沒有。作為校長的您即使有胸襟氣度不介意自己被誣衊，也有責任將學生導往做人治學的正途。

二、面對學生犯錯，必須直斥其非、懲罰教導。從學生會的發帖可見，他們當中必有不少人參與了反修例的暴力行為。面對這麼大的一隻「房間裏的大象」，身為校長的您豈能執視無睹？會用什麼辦法懲治呢？為人師表的角色不一定是討好的，假若為了做好人而縱容姑息，到頭來反而會害了學生！

三、帶領學生返回正途。發起聯署的學生在聲明裏要求您收回7月3日之言論及盡力協助學生，但實際上，當下學生們最需要的協助，就是幫助他們遠離政治鬥爭，重返校園。



文章選登

要做好這件事，您就更不應該收回7月3日的言論，而是進一步闡述反修例事件中暴力的主要來源，正正是年輕人對自己國家的無理歧視與不信任。先請他們直視自己內心的「魔鬼」，才有可能獲得協助、解決問題。

聯署聲明指出，「張翔於就任校長一職之初，已無法解決校園內的問題」。這某程度上是對的，但不能把所有責任推給剛到任的校長，今日校園內的許多問題都是根深柢固，更大程度上是源於基礎教育的缺失，源於部分不良教師與《蘋果日報》長年累月的仇恨灌輸。

香港中學教師中，部分人支持反對派，有些人會鼓勵學生上街反中，時任考評局通識委員會主席會公開咒罵警察「死全家」……這些背景資料，他們未必有告訴張校長。而張校長背負的最大「原罪」，就是他內地出身的背景，恰恰是年輕人仇恨、歧視的對象！

其實港大的情況恰如整個社會的縮影，那陣「盲反中政治狂熱」的風土病一日不除，整個香港便寸步難行，所有宏圖大計都會淪為空談。連論大學內的人文教育研究？

解決港英政府百年來遺下的問題，固非一蹴可就，教導學生明德格物，我等校友站在您的一邊。尊敬的張翔校長，希望您拿出教育者的風骨，堅持做正確的事，萬勿向校內外的黃色惡勢力低頭！

林芸生
2005年港大文學院畢業生

美化破壞立法會的暴徒，穿崩了



議事論事

陳光南

7月1日衝擊和破壞立法會的暴徒，受到了反對派的美化。反對派說，面臨警方清場「死線」餘下20分鐘，有自稱是中學生的示威者勸喻其他示威者離開會議廳，但部分示威者拒絕，並聲稱「拒絕失敗主義」，雙方因而爭執。中學生示威者聲淚俱下，但都勸不動決定死守的示威者。反對派說，不願意走的人宣布「我要死嘍度」，說明他們為了民主，寧願犧牲性命，並且說這種精神非常偉大。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同郭家麒則留下來游說留守立法會的示威者離開。

後來的事實證明，組織和指揮包圍、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梁繼平是一名「港獨」分子，他亦是港大學生會刊物《學苑》前總編輯、《香港民族論》編者之一。梁繼平明言無悔當晚以真面目示人，並解釋其舉動是不希望公眾只着眼示威者的破壞行為，云云。

誰都看到了，侵入了立法會大樓的人，肆意破壞大樓內不同設施，他們用口罩、雨傘遮擋着自己的面，目的是不為自己的犯法行為留下任何證據，逍遙法外。梁繼平不怕露出自己的面目，因為他早已買好了機票，離開立法會大樓後，他立即登上飛機，離開香港，前往台灣，然後再往美國。這兩個地方，都不會將他移交給香港特區政府。

這實在是有恃無恐，既要公然犯罪，又要倚靠美國和蔡英文當局的保護傘，公開在香港

搞「顏色革命」，挑戰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權，煽動更多年輕人為他們當「炮灰」，「要別人衝鋒陷陣，自己立即鬆人」。這是非常卑鄙無恥的行為。反對派公然宣傳這些留到最後的人，寧願犧牲生命，是最勇敢最崇高的人，變成了大英雄，有關騙局穿崩了，變成了最大的政治笑話。

反對派當晚有人在立法會外部放哨睇水，一直監察着警方距離大門的距離。到撤退時所謂中學生抱起成年人離開，根本是一個巨大的謊言，中學生怎麼會有如同彪形大漢的身形？如果這些人被捉了，很可能從他們的手機、參與暴亂的裝備和立法會地圖供應者的線索，查出了誰是幕後黑手，主謀者立即浮出水面。為免讓警方能夠破案，臨時抬走最後一個佔領者，是反對派消滅罪證的最好行動。然後編造故事，說佔領者如何偉大，如何不顧自己安全和生命。

「獨派」和極端暴力分子已經捆綁在一起，一方面挑戰社會法律和秩序，一方面散播「港獨」的意識，從他們準備好了港英旗幟、集體塗污了特區區徽、掛上了「只有和平示威、沒有暴徒」「只有暴政」「立即釋放義士」「林鄭下台」的橫額，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訴求和反對派是完全一樣的，反對派與這些暴力者完全是一路人。

梁繼平代表了破壞者宣布其政治宣言，暴佔立法會後立即上飛機走人，已經是預早部署好的手段，又怎能夠說是體現公義，有所承擔

？於是有人說，其實這些走進立法會搞破壞的人，面對着十年的刑期，宣布自首豈不是更加光明正大？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。他們讓全社會都知道他們破壞立法會，使得香港的經濟民生事務受到了巨大的損失，讓七百萬市民不能安居樂業。這些破壞者，既破壞了香港的「維護法紀、反對暴力」傳統價值觀念，破壞了香港的法治，也把外部勢力和「港獨」的意識形態，作為摧毀「一國兩制」的武器，讓香港永無寧日後患無窮，最後一定得不到港人的支持。

有一部分反對派質疑佔領者動機說：「成功攻佔立法會迫使政府讓步，還是提供藉口給政府進一步鎮壓？」有人乘機說，「有關人等根本就是「二五仔」，所作所為有利於建制派，他們並不是「民主派」。其實，這些反對派和佔領者進行割席的言論，只能說明了反對派內心的虛弱和道德的敗壞。反對派心知肚明，「獨派」和激進者幾個月來都浮在水面，警方已經掌握衝擊者資料，把他們拘捕歸案只不過是時機問題。到時什麼也真相大白。所以切割作用不大，反對派如果讓他們自首，他們也不會有這麼大的道德勇氣。想來想去，還是反對派和破壞立法會的暴徒，繼續做同路人為好，所以最後決定不割席，以免影響今後繼續要推動青年做他們「炮灰」的長遠策略。所以他們玩弄出新的花招：這次運動「沒有大台，沒有統一領導」，「不同組織分散行動」，企圖掩人耳目。

資深評論員

給錢大康校長的覆信

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先生：

作為即將畢業的浸會大學學生，前天收到您發來的題為《與青年人同線相連》公開信，既感到意外，又感到自豪。至少，您的這封信，讓我看到了浸會大學作為香港公立高等教育機構，為香港這座城市和平與理性地前行勇敢發聲，正在積極貢獻一份正面引領的力量。身為浸會大學學生，我為自己的母校有這樣的智慧和倍感欣慰。

作為一個一直被外界視為「硬漢」的校長，您並沒有指責上街的學生不務正業、荒廢學業，而是開誠布公地說「推動社會發展，給予青年人希望，亦是大學無可推卸的責任」。這讓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學生看到了一個肯於堅持以「育人」為理念的校長。

年輕人不喜歡被盲目地貼標籤，但又最容易被不負責任地貼標籤。記得前段時間，學校的另一個負責人曾經公開表達了十分強硬的措辭，讓很多同學感到被誤解、被挫傷。因為，我們作為年輕人，對祖國的愛、對香港的愛、對學校的愛，心是熱的，情是真的。

與之相比，您前天在信中的表態，讓我們感到了一份真誠的尊重和帶有溫度的理解與認同。您在信中非常中肯地提出了三個問題，亦是香港的大多數青年所關心和聚焦的。從上個月到現在，還沒有哪個學校的校長如您一樣，公開地與同學們就這樣的三個問題對話。



有话要说

而且，您提議的「由理性開明、備受青年人信任的非政治人物組成與青年對話的促成者，他們不宜由政府官員、各級議員、或有

鮮明政治立場的人士擔任，他們的工作是與不同頻譜的青年人共同促成一連串青年公開論壇」這實在是說出了大部分青年人的心裏話。同學們有的上街遊行、有的在學校專注學業，說到底，絕大多數人，不都是希望通過貢獻自身的力量，去推動城市的發展、社會的進步嗎？

不論哪一個城市，在發展前行的路上，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。出現問題並不可怕，只要政府各有關部門對待問題不諱疾忌醫、不視若無睹，只要每一個生於斯，長於斯的香港市民肯用理性的思考、用正確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，貢獻智慧和力量，只要作為整個城市未來希望的青年人肯有擔當、善作為、堅守一顆愛國愛港的心，只要大家都明大勢、有大局，影響城市發展的問題都一定終將被逐一解決，我們的城市也一定會更加美好。

所以，期待您建議的公開論壇早日辦起來，也期待您所說的「解決一個又一個現實的問題」能夠早日成真。希望再次收到您的郵件時，您會與我們分享現實問題被逐一關注、解決後的喜悅。也期待我們的浸會大學秉承「篤信力行」的校訓，在您的帶領下，大學能夠越辦越好。

兆明

暴力示威何時休止？



議論風生
葉建明

香港又度過一個充滿動盪的周末。從6月9日開始，每個周末和假日香港都變得無法安寧。某些人不斷策劃激進示威遊行。7月7日更把「戰火」由港島蔓延到九龍。據悉，反對派已策劃將「游擊戰」蔓延至18區，普羅市民期待盡早結束動盪局面的良好願望，可能難以實現。現在唯有通過日漸清晰的民意與之對抗，沉默的大多數必須站出來，對影響經濟民生和社會穩定的暴力行徑大聲說「不」。政府和警方更需要依法嚴厲處置，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。

九龍區遊行帶出的信息，是每次和平遊行後都會有激進分子滋事，將事態演變為暴力衝突。而亂港分子不僅不會收手，相反會利用各種手段，通過激進示威撈取政治資本；而「港獨」分子更會渾水摸魚，藉機為「港獨」張目。

組織者以高鐵西九龍站為遊行終點，其意欲十分清晰。每逢周末約6萬名旅客進出西九站，一旦這裏發生暴力衝突，人員受傷是無可避免，警隊亦會再次成為反對派譴責的對象。慶幸的是，在警方嚴密部署下，反對派的目的沒有得逞。

此次反修例風波，與當年反「一地兩檢」有着相似之處。政府決定暫緩修例前，不少分析已指出，一旦條例草案通過，時間會證明修例對並非逃犯的普羅市民絕無影響，所謂「送中」的恐懼將不攻自破。歷史就是這麼令人扼腕，政府在處理修例上的失誤給了亂港派進攻的機會。

7日的遊行，市民看到所謂「反修例」的主題正在變味，「港獨」旗幟已出現在遊行隊伍中。遊行召集人劉穎匡是一名「港獨」分子，就讀中大時成立本土派學生組織「中大本土學社」；去年5月他參選立法會新界東補選，因其支持「香港獨立」的政治主張，而被取消參選資格。由這樣一個「港獨」分子組織遊行，自然聚集一批「獨人」參與，港英旗、英國國旗、「香港獨立」旗在遊行隊伍中隨處可見，甚至還有出現象徵恐怖主義的黑旗。「港獨」分子在遊行期間不斷高叫「港獨」的口號，藉反修例之名，行公開宣「獨」之實。

同時需要警惕的是，接下來在一些地區遊行，發起人仍會以和平示威作包裝，再採取激進行動，甚至直接訴諸於「港獨」。但如此一來將把香港帶向何處？廣大港人必須想一想，特區政府和警方也必須考慮如何控制局面，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。有必要在掌握充分證據下執法，令違法

者在法律的威懾面前不得不收斂。須記住，暴力是病毒，「港獨」也是病毒，香港一旦沾上，後果將不堪設想。

曾有外國媒體形容香港是「示威之都」，如此負面形象實在是在香港之恥。這種形容不但影響外來投資者和旅遊者的信心；另一方面直接影響香港經濟民生和社會秩序。周日的九龍區遊行導致西九站大部分出入口關閉、暫停即場售票和停售當日下午至晚上的車票，對乘客構成諸多不便。另外，遊行隊伍途經之處，商店、食肆均受不同程度影響。而示威者晚上在旺角與警方對峙，更險些釀成「旺暴2.0」。

古希臘悲劇作家歐里庇德斯曾經有一句話：「上帝欲要其滅亡，必先使其瘋狂。」亂港分子的瘋狂有一天將必然走向滅亡。但是，廣大市民在這動盪中將承受多大的風險和損失呢？這些亂局是普通反修例市民願意看到的？但願更多人在不斷躁動的各種、各區示威遊行後能夠反思。而我們更需要擔心和思考的是，一旦香港陷入更大的亂局，當被束縛了手腳的政府和警方，在暴力和「港獨」分子面前，能否控制局面？一旦局面失控，我們將何去何從？

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